

## 军旅小说 想象,为经验插上翅膀

上午,我们分队在山里进行武装拉练,一个放羊的塔吉克族青年人从队尾走上前来。

翻译阿布都过去和他打招呼,贴面拥抱,说这是他的亲戚。这小子去年到县人武部参加招兵,驼背太厉害给筛下来了。他说想陪我们走走。在他身后跟着三只牧羊犬。两只黄色,一只灰色。灰色的小狗下巴很尖,眼珠发蓝,毛打着卷。青年人咳嗽一声,它湿润的耳朵跟着抖动,看起来十分驯顺。

上坡时,阿布都他们几个本地的塔吉克族士兵走在前面,脚步轻盈,不慌不忙。我们几个落在后头,几次停下来喘气。走出十二三公里,阿布都的亲戚忽然停在一个陡坡前。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,他摇头。过会儿他抬起脚给我看,他左脚穿的鞋掌掉下来了。

阿布都说他的亲戚很不好意思,因为鞋子的缘故,他要下山回家了。我让阿布都转告他这位亲戚,明天来找我,送他一双陆战靴。阿布都的亲戚走的时候,小黄狗们很快跟上去,那只灰色小狗却踉到我们后头坐下不动了。阿布都的亲戚朝它招手,说着什么。阿布都说,他亲戚的狗喜欢我们,问愿不愿意留下它。我告诉阿布都的亲戚,我们会照顾它。黑拜,阿布都说这条狗叫黑拜。

晚餐时分回到帐篷区,跟在队伍后边的黑拜被抱去了炊事帐篷,它闯过一鼻子的东西就会有人送到它嘴边,鱼啊肉肉的。在它经过的各个帐篷,看到人就亲热地摇动尾巴。夜里,我用手指给黑拜梳理打结的毛。它在火炉边发出极其轻微的低鸣声,潮湿的鼻子嗅着自己毛茸茸的前爪。

接下来的训练,不管什么课目黑拜都会参加。餐前集合唱歌的时候,黑拜就推在我后头,叫一两声。周末,我们休息时也会进山,希望能撞见一些熟悉的

# 黑拜

■董夏青青

的、让我们真正感到放松和愉悦的东西。荒地上渺无人烟,只有野温泉在冒热气。

我们七八个人脱了衣服,穿着短裤跳进温泉。黑拜在水边的碎冰碴上来回踱步,注视着我們,水溅到它身上也不躲闪。等我们各自找到一处舒服地方展开四肢,有人把黑拜抱下来放进水里。黑拜收起瓜子,在十几条腿之间扒拉、扑腾。激起的硫磺热气和水花杀得眼睛疼,但大家都很高兴。黑拜是这片高原戈壁周与士兵们最珍贵的快乐。

一周后,旅长到帐篷区,宣布我们即将参加战区实战化考核。

小队顺着河谷走得筋疲力尽。有人闭着眼睛往前迈步子,突然失去重心,一屁股坐进河滩的冲积堆里爬不起来。也有人像块被踹开的门板,在路上直直朝前扑倒。之前黑拜会从队尾跑上来,到这些人跟前徘徊脚踹,龇牙露齿,发出“呜呜”的低吼。但这会儿它已见怪不怪,顶多过去嗅一嗅就转身跑开。它和我们一样,已经三天没吃到什么正经食物。昨天,它钻进一个岩缝,叼出来一只死山鸡。它把那只山鸡扔在我们跟前,夹起尾巴,垂下耳朵,抬眼瞟过每一个人。阿布都冲它挥了两下手,黑拜这才上前含住那只死鸟,背对我们啐掉那副小得可怜的骨架。

进山谷之前,有一项隐蔽侦察的考核课目。小队分散伪装,有人蹲在土墩背后,有人爬进凹陷的雪窟窿。我和李

乐蜷缩在一个土坑里,上面斜着一块扁平的山石。考核人员打着手电走过来。我们能看见光束晃动。因为趴在土壁上,外头的喘息和说话声十分清晰,甚至能听见靴子踩在雪上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

在我探出头收集情况时,发现黑拜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附近,正在不远处一动不动地朝着我看。如果它这时蹿到跟前又吠又叫,那我们这项成绩就不合格了。但黑拜只是看了看我,就母鸡似的跳到了来考核的人前头。在我们藏身的土坑前,黑拜跟着他们来回走了两三趟,没叫一声。待考官宣布课目考核结束,我们从隐蔽点钻出来,黑拜才欢腾地吠叫着冲进队列。踮起后脚,把前爪搭在我靴子上摇尾巴。黑拜带我找到趴在雪窝里睡过去的阿布都,他依然保持着架枪瞄准的姿势。

爬雪山时,不光干粮告罄,每人自带的两升饮用水也早就喝完。有人打了半壶河里的水,被排长逼着倒掉了。河谷上游有矿山,水里重金属超标,野狼、野兔也会在这条河附近排便,有痢疾等病菌。黑拜在下起小雪的山路上的一瘸一蹦地往上走,它的脚掌破了,给它简单包扎过后,它很快就把沙包吃掉。也许是发现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脚上缠沙布。没人敢坐下。这个时候谁坐下,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它有时会停下啃一两口雪,咽下去以后,喉咙里“呼噜呼噜”地响,好像在强忍叫喊和眼泪。我原想

# 战地变奏曲

■丰杰

我们发现得早,不然我们营这会儿已经装车带回了。别说打弹,就是想见你们这些艺术家都见不到了。”郭炜炜问道:“那个兵很厉害呀,你们怎么处理的?”“这小子,逃到后一句话都不说。没一会儿,低血糖晕倒了,已经送医院了。不说了,舞台准备好了,那个帐篷里可以换衣服。咱们早点开始,晚上要打弹。”

所谓舞台,不过是一个稍微平整的沙堆。战士们围成一圈坐在旁边,把手掌拍红了,把装了石子儿的饮料瓶子摇得震天响。歌手程芳芳上场的时候,有个列兵采了一束骆驼草当作鲜花送给她,程芳芳张开双臂想要抱抱他时,他却羞涩地躲开。士兵们更加兴高采烈地呼喊着一声凌厉而短促的哨响,瞬间撕裂了欢乐的气氛。洪营长神情严肃地宣布前指发布的气象警报,15分钟后,此区域将有大风和沙暴,瞬时风力达10级,所有人马上乘车转移到3号阵地。

“哗啦”一下,战士们全都散去。各式车辆迅速点火,发动机轰鸣,柴油味道弥漫在营地周围。数十秒后,扛着背囊穿戴整齐的士兵们开始登车。“文艺轻骑队”

队员们也匆忙抱起服装、道具和音响钻上了车。曹天阙指挥司机道:“跟着部队走吧。”“郭炜炜呢?”一个声音响起。曹天阙心头一紧,果然少个人,已经跑出一公里的大巴车停了下来。

“完了,她刚刚去帐篷里换装了。”“掉头。”曹天阙指挥道。后面一台猛士车跟了上来,砺剑营二连长胡凭栏伸出头来,问咋回事。“落了个人。”胡凭栏吼道,“你们朝前走,我去找”。没等曹天阙搭茬儿,猛士车已经往回驶去。顺着猛士车的方向,曹天阙看见远处的天地之间,一股巨大的土黄色的波浪,像瀑布一般向这边卷来。

沙暴过后,营地一片狼藉。帐篷没有一顶是立着的,干粮和蔬菜散落在地。“二连长!”洪满江吼一句。“郭炜炜!”曹天阙跟着喊一句。洪满江回头瞅了曹天阙一眼,眼神里的怒火怕是有一枚导弹的当量。

有哭泣声从一个倒塌的帐篷里传来,洪满江带着人冲了进去,找到了喘着粗气的胡凭栏。一根帐篷的钢梁正砸在他的小腿上,他身旁,是惊魂未定的郭炜炜。洪满江不耐烦地问道,“能不能动?”

抱起它走,但伸手够它时,它露出牙齿朝我的手腕比划。

我将阿布都的枪拿过来背在身上,他已经光会做翻白眼的表情而说不出一句话。灰黑色的天空冻住了高原上延续、流淌着的事物。四周的沉寂显得那么深广,那么坚实,使你感到文明至此已经终结。大雪覆盖的山体越往里走积雪愈厚,雪灌进靴子,化成冰水钻进肉里。从空中飘落的碎冰看似轻盈无比,却又蕴含着酷烈的寒意。黑拜像一个蛀洞,在这颗浩渺无际的白色巨齿上挪动细小的爪子。营长那故意振作精神、孩子似的尖音不时传到下面——“同志们!坚持住!”黑拜就像被惊扰到了,把身子猛地往前一冲,在风中斜着起了霜花的身子继续走。

要是碰上出来找食的兔子、野鸡就好了。给一枪,再架起火,抓了皮转动着烤一烤,怕怕不放盐,吸一口外层焦黑的脂肪也好。我捧起雪擦了一把脸。越着急挪动步子,越觉得两只脚被雪黏住,迈不开腿。再往后,连路也没有了。黑拜在队伍中蹦跳着向前,避开以往它很喜欢往里钻的灌木丛。

当我们从乌黑而阴郁的山隘中走出来,古兹尔河沉重的轰鸣叫黑拜禁不住不停发抖。结着冰凌的巨大石块耸然直立。河水冲击着支离破碎的冰块,撞向连接河岸的油灰色冰层。营长上了一辆越野车,去核单课目考核成绩。车子开动前,他从车窗扔出来一个苹果,阿布都一把接住。

阿布都没有看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。他蹲到地上,双手扶着苹果,用了点力把苹果滚到黑拜跟前。

黑拜木然地望了一眼这个滚过来的东西,仰头咕咽一声,拖着尾巴跑了。阿布都走上去把苹果一脚踢进了河里。

待考核结束,人员所在各个小队重新分配任务。侦察分队继续留在山上,其余人收拾家什,往山下挪了近60公里。临走前,阿布都找我,说想把黑拜送回亲戚家。但他刚帮着我们卸下帐篷,就发现黑拜已经跟着队伍跳上物资车。

这是黑拜和我们的选择。

胡凭栏咬着牙,摇了摇头。卫生员跑过来,检查了一下说,“小腿骨折了,伤得很重”。洪满江把帽子狠狠地砸在地上,“马上就要打弹了!”

曹天阙拍拍营长的肩膀,却被营长的手肘推了一个踉跄。曹天阙把火压在心底,“当务之急是把胡连长送医院,另外,我申请替补胡连长参加发射。”“你?”营长不屑地从鼻孔里使劲地哼了一声。“我之前在长缨旅发射营干了三年,两年排长一年连长,跟咱们一个型号。”洪满江有些惊讶地重新打量着他。

“1号手,接通电源,电源灯亮……”曹天阙足用了5分钟,把连指挥员的操作规程清晰完整地背完,这会儿洪满江的脸色已经拨云见日了。“我是工程大学毕业的,学的就是这个型号,后面才转岗搞工工。”洪满江笑道,“等完成任务,请你吃手抓羊肉”。

30公里外的小镇卫生院里,蓝军下士林冲冠正闹着出院,一个中尉被担架抬了进来。“哟,这不是昨天偷袭我们的蓝军嘛!”胡凭栏疼得呲牙咧嘴,看到士林冲冠却笑了。“领导,你这是咋回事啊?不会被我们弟兄打折了腿吧?”“就你们那点偷鸡摸狗的小把戏,能伤到我?你这才着急出院干啥?陪陪本连长呗?”“不好意思,我出去还得继续‘虐’你们。”“来不及啦!”胡凭栏看看表,“该打弹了”。

说话间,6条笔直,像弹道相继从窗外飞了上来,缓缓升起,像一根根银线在深蓝的天幕穿过。胡凭栏和林冲冠四目同时放光,旁边女护士那黑葡萄一般的眸子里也闪动着光芒。

上,怀里抱着一个人,是麻三芽。

麻三芽仰面躺在那儿,迷彩服已经全部湿透,脖子里水汪汪的。石明捷赶紧和陈佟一起把麻三芽拖到路旁的树荫里,解开他的衣服进行散热。摸他的颈动脉,谢天谢地,还在搏动,只是太快了。每分钟140次,这可不是好兆头。

石明捷赶紧拉开自己的背囊,拿出盐来。拧开麻三芽的水壶盖,想往里放盐。谁知道麻三芽的水壶死沉死沉的,一晃竟然倒出了沙子。这小子,壶里没装水。石明捷顾不得骂娘,赶紧取下自己的水壶。“三芽,三芽……”石明捷拍着麻三芽的脸。水灌不进去,用“十滴水”往舌头上点。对了,还有银针呢。别慌,实习时你扎过的,谁曾想,这时候就得用它救命呢。

这会,人、中、十宣、曲泽、阳陵泉……十几个钟后,保障车也上来了。医生给麻三芽的诊断是“热射病”,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。连里派陈佟和石明捷跟着一去。

此时的陈佟,恨不得躺在救护车上的他自己。在石明捷面前,陈佟第一次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,握着麻三芽的手,不停地摩挲。长这么大,他真的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害怕。

谢天谢地,到了医院,经过及时处理救治,麻三芽总算是有惊无险,休养一段就重返部队了。陈佟则逢人就说,实战化训练更得讲科学啊……

11月的昆明,阳光煦暖,山茶绽放。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和武警云南省总队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的“传承红色基因,抒写强军故事”全军小说笔会于11月10日至15日在武警云南省总队举办。这次笔会是经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批准,继今年6月“诗颂强军新时代”全军诗歌笔会成功举办之后,又一次全军性的文学创作研讨活动。来自全军的老、中、青三代小说作家代表和中国作协领导、文学报刊主编,围绕着军旅小说怎样更好地继承军旅文学优良传统、反映强军兴军新的伟大实践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研讨。

## 拥抱机遇,军旅小说要把推时代脉搏

“军旅小说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,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。当前,人民军队正在经历着革命性历史性的变革。军旅小说创作面临着困难挑战,更迎来了发展的机遇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开幕致辞中开宗明义,英雄主义、家国情怀是军旅小说的精神底色,崇高阳刚、开阔壮美是军旅小说的审美风范。在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,军旅小说每每都能引领风气之先。无论是回望战争历史,还是聚焦现实生活,都留下了很多堪称经典的精品力作。辉煌的历史,为今天的军旅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参照。

武警云南省总队政委王洪斌表示,武警云南省总队铭刻着功勋的红色基因,军营里处处传扬着官兵爱国奉献的英雄故事。小说笔会在这是举办,对于传承红色基因、教育引导广大官兵从军旅小说中感悟英雄精神、打造部队强军文化,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“相信通过这次笔会,军旅小说创作必将出现新的局面。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创演系主任、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认为,云南是英雄的土地,有着丰厚的战争文学资源。边防和边陲的火热生活,会带给作家们丰沛的灵感和激情。讲好中国故事,抒写强军故事,是军旅作家的职责和使命。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,军旅小说仍然大有可为。

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副总编辑刘翊表示,当前,改革强军战略全面实施,这也为军旅小说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。祝愿军旅文学才俊们不忘初心、不负众望,积极投身备战打仗第一线,倾听广大官兵心声,守望军旅生活现场,以冲锋的战斗姿态书写强军故事,用真诚的劳动和创造性的写作,生动记录伟大强军实践。

开幕式上的精彩发言引发与会代表强烈共鸣。作家代表董夏青青表示,青年军旅作家要深入探寻脚下土地的历史和文化,关注世界的政治、军事和火灾大势,尤其要聚焦改革强军一线的火热生活。没有这种关注和聚焦,写作就会脱离实际、浮泛虚空、缺少力量。强军新时代给军旅小说提供了机遇,也提出了问题,我们要用切时代脉搏的崭新创作实践作答。

## 直面问题,军旅作家要苦练内功

“跟老一代军旅作家相比,当下的青年作家还要加强学习,持续成长。”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向前教授通过分析徐怀中、朱苏伟等军旅作家的最新创作,表达了作家需要终身学习、终身成长的观点,对“新生代”军旅作家的成长寄予厚望。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在发言中强调,年轻的军旅作家要在小说技巧和形式方面多下些功夫,只有叙事的基本功扎实了,才能游刃有余地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思想。

袁山山、柳建伟、陈怀国、马晓丽、衣向东、温亚军、陶纯、徐可、孔令燕、陈东捷、钟红明、王大亮、石钟山、刘起伦、陈可非、郑润良等代表结合青年军旅作家的小说文本,从作家、评论家和编辑的视角出发,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。

“我拿到的作品,题材和素材都很好,但是作者把握生活的能力还有很大欠缺。”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衣向东的点评直言不讳,辣味十足。缺乏新意、主题不明确、表达不到位、文学素养不足、好题材写不好,是青年作家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。论坛上,大家围绕问题各抒己见,认真点评,意见尖锐,直指要害,现场气氛热烈活跃。

与火热的军旅现实生活相比,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,无论是在题材幅面的宽广度,还是对新时代高素质军人形象的塑造方

# 探研军旅小说的突围路径

■杨玺唐莹  
本报记者 傅强

## 聚焦强军,军旅小说亟待突围

当下的军旅小说创作,好像跟外面的文学世界隔离起来了。这种脱节既有题材自身的局限,更多的还是源于作家自身文学观念和叙事方法的陈旧。在军事题材小说主题论坛上,大家围绕“军事小说如何聚焦强军实践,探寻突围路径”等主题进行了研讨。

代表们普遍认为,现在的青年作家大都很焦灼、焦虑,对军旅小说创作也存在着一一些困惑和瓶颈。英雄叙事并非是概念化的空洞概念,而是一座题材和精神的富矿,需要持续探索和深入挖掘。近年来军旅小说创作也存在着急气横秋、同质化、可读性差的现象。青年作家应该以一种充满朝气的崭新姿态,聚焦强军兴军,获得新的生活和创作资源。

青年军旅作家王凯、李骏、西元、丰杰、弓艳、周鸣、赵宇、高满航、朱昱岚、舒笠桦、高密、杜展等结合自己的军旅生活和创作实践谈到,军旅小说创作应该从“小我”跳脱,向外拓展,创造更为宏阔的军旅经验;在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更加进一步开掘创新,使作品具有更富当代的风格和面相。

卢一萍、王棵、王甜、曾剑、孔立文、王玉珏、尹九鼎等认为,虽然脱掉了军装,但是军旅生活和经验依然是自己最重要的写作资源。从军营到地方,新的身份和经历,使得自身的创作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。希望能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,了解熟悉正在进行时的军旅生活,为军旅小说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《解放军文艺》主编姜念光在总结发言中谈到,军旅小说有自身独特的坐标系,作家们既要有稳定的世界观、价值观,又要有自己的文学观和美学观,还要努力建构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。尤其要强化自身的军事理论和科技素养,只有这样,才能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去跟踪表现改革强军的新时代,真正使得军旅小说振兴突围。

笔会期间,主办方还举办了改稿辅导、专题讲座、参观采风、文艺演出等活动,以期发现和培养年轻的创作骨干,为推动军旅文学的发展和忠实记录伟大强军新时代蓄力鼓劲。

# 长征

第4372期

